

战火中的女简

彭柏山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战火中的书简

彭 柏 山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聿祥

封面设计：钱君匋

题 字：郭绍虞

战 火 中 的 书 简

彭 柏 山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南翔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125 插页 6 字数 172,000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000册

书号：10078·3372 定价：0.83元

序 言

柏山同志的遗著《战争与人民》，已于今年七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好问世了。他的家书集，最近又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柏山同志生前，是不愿为自己的著作写前言或后记的，他说作品本身就表明了态度。我前已受微明同志嘱咐，为《战争与人民》写了后记，现在又应约为此书写序言，实在是有违柏山同志生前的意愿的。然而我还是不能不写，因为柏山同志死了，而且死得很惨，我写几句话并非对他的作品作评论，只是出于纪念亡友的友情。

鲁迅先生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曾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柏山同志这两部遗文的得以保存下来，并得到流布，这完全有赖于微明同志的奔走筹划，呕心沥血，我不过是受到她那如火的感情的打动，从旁加以赞助而已。眼看柏山同志的遗著终于出版了，我的心也就安了。我想，无论他的亲人或友人，其喜悦的心情是共同的。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是柏山同志自一九四一年十月至一九五〇年七月写给微明同志的家书。这十年，是敌后抗日战争愈加艰苦，直至日寇投降、内战再起、最终打败美蒋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伟大的十年。这十年的战争岁月，极为艰难，极为壮观，是可以动天地，泣鬼神的。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华民族不能屈，每一回首，便觉壮怀激烈。在这十年间，柏山同志在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工作，担任团（支队）、师（旅）直至军的领导人。他随军转战大江南北、沂蒙山区，乃至争夺中原，渡江南进。各次主要战役，例如：“七战七捷”、“涟水保卫战”、“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开封战役”、“睢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他都是亲身参加了的。他以一个文化战士，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军人和将领。由于军书旁午，行动频繁，他没有对战争经历多作描述，但字里行间，仍然可以辨认出战争的脉搏和战局的推移，而军中生活的某些素描，革命战士的视死如归，凡此，都足以留待后人追忆，成为探索历史的某种旁证和实录。这样，柏山当时随手写来，借通音问，微明苦心珍藏、留作纪念的一百三十三封普通家书，就不仅成为柏山同志个人历史的一种凭证，而且也是一种珍贵的历史资料了。这一点，是远非两人始料所及的。

柏山同志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在他的身上兼有农民的质朴和革命知识分子正直的气息。他为人坦直，处事严谨。不了解他的人，觉得他过于严肃，甚至很骄傲，其实他对同志是谦逊的、热情的。只是对于他不直其为人的人可能有

些骄傲。我三次捧读这本家书集,最深的印象,是柏山同志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他能经常看到自己的不足,反省自己曾经有过的缺点和错误。对于自己身上还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主观急躁等毛病,非常痛恨。整风学习以后,他对自己要求更严。他同微明同志互相勉励,对党忠诚、坦白,实事求是、决心改造思想,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相约不为私事纠缠,不计较个人得失,摆脱私人的欲念,把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虚荣心,爱面子等不正确的意识统统克服。他说:“从自私的卑鄙的社会出身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那血液是非常不纯洁的。所以,在每一次反省中,就会从社会的污秽看到血液的污秽。”他认为整风学习使他的思想上真正经历了一次大的革命,内心的喜悦,是真实的喜悦。他后来多次说过:整风运动解决了政治立场问题,土改运动解决了群众观点问题,新式整军运动(三查三整)解决了民主方法的问题。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应这样无情地解剖自己,不断清洗自己身上的灰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所发动的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用整风方法解决党内存在着的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纠正党内不正之风,达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这是我们党的好传统。柏山同志在整风时期所写的许多书信,今天读来,使人倍感亲切。整风学习真正唤

起了改造自己的自觉，这几乎是我们同时代人的一种共同的感情。

柏山同志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到上海参加左翼文学活动的。以后又被关进了监牢，在狱中作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拿起了枪进行战斗。他对于创作有着强烈的志趣，希望将来能写长篇，把英雄们的光辉业绩记录下来，使后人知道老一辈人是怎样战斗过来的。他利用战争间隙，乃至乘马行军之际，随时留意收集材料，酝酿构思。解放南京以后，他立即尖锐地察觉到大城市中旧的文化、道德、习惯势力，旧的市民生活，非用大力改造，还是可以引人堕落的。这又使他想起了文艺。他也深自警惕，这旧的因素，还会时常向自己袭击。他为二十年来对付自己的精力实在花费太多而感到烦恼。他开始拿起笔来为报纸写一些短篇通讯，接着整理出版了《三个时期的侧影》。一九五〇年春天起就着手写长篇，他屡写屡辍，几易其稿，往往写完十几章，又弃置不用，重新写起。他在一次又一次对自己作品的无情剖析中，深刻体会一部完整的作品，一定要使成熟的思想、丰富的生活和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达到高度的统一；而一个作家不仅必须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敏锐的观察力，还要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写作技巧。他以自己不能掌握熟练的艺术表现手法而感到苦恼。但是，失败越多，意志越坚，他向自己发问：十年学会了战争，为什么不能学会创作呢？

一九五二年春，柏山同志奉命调至华东文化部，翌年又

调上海市委宣传部主持工作。一九五五年春突遭意外打击，受到如今已被纠正的错误处分。当时他以异常的镇静和坚忍，默默接受最严峻的考验。在上海郊区，他迅速适应了强劳动的磨炼，可以推动载重七百多斤的小车。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在青海农村用劳动的双手，开荒生产，自食其力。我曾亲眼见到过他给一位领导同志的信，辞意恳切，以为悲剧既已铸成，希望能得到从事教学的机会，以贡献自己的余生。一九六二年我去厦门见到柏山同志，他正在埋头编写文学概论的讲稿，并打算继续修改心血凝成的长篇。那一次，我们时相往还，他精神振作，关心国家大事，曾向我指点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的旧居，庆幸自己犹能执教鞭，并谈论对毛主席和鲁迅文艺思想的学习心得，情趣盎然；至于对自己的不幸遭遇始终无一怨言。我方期柏山同志从此可以因祸得福，得偿从事文学创作的宿愿。哪里知道他不久又被调到河南，在十年内乱中遭受更加残酷的迫害，含冤受辱而死。

纵观柏山同志的一生，如同革命事业本身的发展历史一样，是艰难而曲折的。他早年虽也有过错误，但他此后在监狱中的斗争，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的辛劳，特别在尔后长期身居逆境时的精神状态，都足以作为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诚的见证。历史是公正的，今天，作恶者已受到人民的审判，而我们伟大的党已为柏山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光荣称号。柏山同志死而有知，当可以欣慰于九泉了。

陈其五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五日于上海

目 次

序言	陈其五 (1)
一九四一年(两封)	(1)
一九四二年(三封)	(7)
一九四三年(十三封)	(17)
一九四四年(十七封)	(45)
一九四五年(十封)	(81)
一九四六年(二十二封)	(101)
一九四七年(十二封)	(143)
一九四八年(十封)	(169)
一九四九年(十七封)	(191)
一九五〇年(二十七封, 另诗一首)	(231)
后记	朱微明 (279)

一九四一年

微明：

“人类最大的幸福，是人与人的亲爱，

但同时，人类最大的悲哀，便是人与人的对立。”

这是三年前，我借一个伤员和一个看护的对话说出来的^①。然而前天读完你的来信，读完你写的小说《赶路》，使我感到我所体验的人生的真实，在你和我的生命中又一度证实了。不过，你不是那看护，我也不是那伤员，我们是健康而有勇气的战斗者；而且，我们的命运，不是对立，而是最真实的亲爱。

昨天期光同志给我私人的回信上说：“对你私人的问题，粟、刘均同意^②。祝你们幸福与愉快！希望以后努力工作。”这是他勉励的一句话。我曾说过：“人生如果说有意义，便是完成组织上所给予的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实践自己的诺言，作为同志们对我们的期望的回答。

最近我们这里打了一个胜仗^③，战斗并不大，其意义为我们的部队历来所未有，这是使全军兴奋的，而你也应当兴奋。现在我更深刻地体验到：害怕战斗，是懦弱而无能，只有学习战斗，争取战斗的胜利，才是真正的勇敢的斗士。

因此,我们应当忘记自己生活在战争中,应当时刻想到我们是在幸福的创造中。这样,任何恐怖,不会引起自己的恶感,唯有斗争,才使自己感到生活的乐趣。那么,微明!不要以我的战斗生活为念吧!

这样,我们的前途,将永远幸福而光明! 祝你
健康!

柏 山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之夜,于“联抗”军次

-
- ① 见柏山同志一九三八年六月写的《某看护的遭遇》中的对话。该文已收在一九五〇年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的《三个时期的侧影》一书中。
- ② 指苏中军区政治部钟期光主任告知柏山同志,粟裕司令和刘炎政委批准柏山和微明结婚的消息。
- ③ 当时柏山同志任“苏北联合抗日军”政治部主任,和黄逸峯司令员、贺敏学参谋长率部与国民党保安第三旅顽固派张星炳的战斗。

二

微明：

战后归来，我想写一封信给你，然而，心绪混乱，停止了。今天忽起大风，缩在屋子里，似有些凉意。想到你衣衫单薄，又在四野里奔跑，想来是有些发抖了。^①可是革命者的血是热的，因而御寒的能力，也就格外强。这一点，恐怕我还不如你呢！

龚茂荣同志^②的牺牲，引起我无限的感慨。

在部队出发的前一天，我阐明战斗的意义之后，他立在门角里微笑，那胜利的信心和喜悦，是挂在他的眉尖和脸上的。微明！当你的话在人的心底引起快感而表露出来时，你会想到世界上没有比这事更为满足的了。然而我所唤起的，是正义之感，所以铺排在前面的，并不一定是生的美满，但谁也不会为战斗的恐怖所威胁吧？！

晚上，满天的星斗，照着平静的河水，那无数的船只，在河面上布成进军的阵势，^③ 在人的心里所唤起的是兴奋与喜悦。以前我也体验过战争的生活，今天，我更明白：战斗的一切设备：号角、战旗、口令，晚间子弹所发射出来的火花，都是迷人的东西。在这里，谁也没有想到死亡，只有胜

利与荣誉，才是战士所追求的。

人之所以勇于战斗，也许就是为的胜利与荣誉。而生命的消失，也就在这种本能的战斗中得到发挥。龚茂荣同志，就在这之中，献出他的宝贵的生命了。

从前，我懂得，不能领导战斗胜利，一切都是空的；今天，我更懂得：掌握战斗，而不能获取战斗的胜利，就等于犯罪。因为战场上的斗争，是人类斗争的最高点，一念之差，即足以毁灭自己。所以，有些事可以大意，而对于战争，却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然而麻木者，并不知道痛苦，所以医生施行手术，必须用麻醉剂。反之，真正的痛苦，就只有清醒的人，才能体会。此刻，我是清醒的，所以这痛苦，也就让我来细细地咀嚼了。

我记得说过：“害怕战斗，是懦弱者的行为，只有学习战斗，争取战斗的胜利，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战士。”不，今天我更明白：“学习战斗和争取革命的胜利，是革命军人应尽的责任。”所以，从今以后，如果我不放下自己的武器——铁的武器，我一定学会好好地使用它，正如音乐家之必须对他的乐理有深刻的研究一样。这不是为了功名和地位，而因为我是革命的战士，我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放松我的责任的。

这一次战斗，对于我，便是这样的教训。

我们正在忙着过新年。新的生活，在迎接着我们。

握手

柏 山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讨张顽战斗后

-
- ① 当时微明同志在苏中区党委领导下的“兴(化)、东(台)、泰(县)特委”所属曲北区群贤乡参加减租减息工作。
 - ② 龚茂荣同志,原系陈毅司令员的警卫员。苏北“联合抗日军”成立时,陈毅同志分配他担任黄逸峯司令员的警卫员。一九四一年秋,下连队任连指导员。在讨伐张星炳顽固派的鹿汪战斗中英勇牺牲。
 - ③ 当时顽固派张星炳的主力,驻在兴化县境内的时堰,时堰系水网地区,因此必须使用船只作战。

一九四二年

微明：

我深切感觉，你的天真的人生观，完全使自己适应环境与任务。这在某方面说来，是没有野心，是一种好的性格；但另一方面表现，即是一种惰性，是坏的性格。其来源有两：一.思想方法上庸俗的唯物论，把人看成纯粹为环境所支配的；二.你的社会出身，不是来自劳动人民，因此安于现实，以为人生不过如此，所以放弃主观上的努力。

这种人生观是危险的，这不但使你自己容易衰老与退化，并且在我们的感情上，也隐伏着不可描绘的悲哀。古人云：“不进则退”，其意即此。我不愿意有此结局，我愿你改造自己，并努力前进。

人，固然不能超过集体而自称英雄，因为唯物论根本否认这一点，而事实上也不可能。个人必须在集体组织的力量下，才会存在；但在组织中否认个人的能动作用，这同样是要不得的。党之需要领袖，而领袖对党的伟大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苏联革命能在俄罗斯土地上取得胜利，列宁同志是其中因素之一。自然，广大的革命群众对于创造历史有决定的作用，但他本人的努力和才能，也是不可以完全